

不期而遇，我读到了薄暮的诗歌。从他的故乡开始，到他的“空谷”结束，我读到了一种从尘世启航最终又皈依尘世的灵魂摆渡，读到了一种深情而又多汁的尘世留恋与人世理解，读到了一种对合理的人间秩序与生命伦理的追寻与守护。

在薄暮笔下，故乡不是一种抽象概念，而是鲜活而又粗粝的人间烟火，是苦难与希望同在的田间劳作与形态各异的生命细节。它们是母亲生前养的鸡，是因为害怕被杀而不敢回家的老牛，是长满了狗尾巴草的田园，是祖父的《增广贤文》，是父亲坟前儿子不抽的烟和父亲不喝的酒……借助这些记忆和事物，诗人打开了时间的闸门，让昔日的生活现场有了当下的纹理和体温。

我们知道，故乡是所有写作者共同的灵感开始和不绝的创作源头，但大多



巍峨峻拔的长城，犹如一条矫健的巨龙，翻越千山万壑，横跨茫茫戈壁，盘旋草原沙漠，纵横十余里，是古代劳动人民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的不朽史诗，也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的不屈精神的象征，还被赞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宏伟壮观的人工建筑奇迹。长城的修筑延续了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，至今依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，广泛分布在我国东北、华北、西北15个省、市、自治区。

著名长城专家、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的新书《万里长城在哪里》是一部从人文和历史地理视角撰写的千年长城的著作，知识丰富，图片精美，兼具研究意义和可读性。全书以宏阔的视野，通过讲述长城诞生、兴盛与衰落的故事，为我们解答了为什么要修建长城、长城在促进国家统一和文明互鉴上，都发挥了哪些独到作用等一系列话题，从而展现中国古代文明的壮丽与辉煌。

首先，作者从地理的维度，简要分析了修建长城的历史成因。可以说，长城的形成与华夏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。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，地理环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。东边是海洋，西部是高原，西南有高原和山，在古代，这些都是难以逾越的屏障。只有在北部，通过广阔的草原可以使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产生联系。故而，时常有一些游牧民族不断向中原一带袭扰。为了抵御外族的入侵，于是乎从西周开始，各诸侯国纷纷开始筑起高墙护起城郭。而到了秦朝，雄才大略的秦始皇，遂下令把各诸侯国修筑的高墙垛楼

生命细节里的故乡

——评《我热爱的人间》

数写作者，因为缺少个性化的当下打量和历史钩沉，因而，笔下的故乡形态趋于同质化，情感表达流于浅层的风物咏叹。要想让故乡成为一种独特的记忆符号，就需要诗人真正进入故乡的生活内核和历史经验，选择属于个体但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，所以，切入点的选择尤为重要。在对家乡的书写上，细小琐碎的事物比宏大的叙事重要，多维度观照比单一维度的抒情重要，打捞那种被隐蔽的不和谐比描述那些和谐重要。说到底，写出自己独特的发现和可以承载独特发现的生命细节，才有可能让诗歌饱满起来。在薄暮的诗歌里，我看到了沉淀成为他骨血的乡间风物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，不是模糊的印象，而是具体可感的铁器，是一枚被父亲订到墙上的钉子，是墙上烟熏火燎但依然让人敬畏的祖先，是一条只有诗人用文字记录的河流，是大地生出的谷物，是构成乡间风景的草木，是乡间的伦理和古朴的信仰……

薄暮说，每一棵树，都有自己的名字，这些我们熟知的或叫不上名字的树木，就像诗人的乡亲们，把自己的一生交给泥土，把自己的痛苦和希望交给泥土。他们身上的伤疤也许会变成注视人

间的眼睛，然而，也只是沉默地注视着，他们最终将成为泥土的一部分。诗人发现了这一点，但他始终坚信，它们都不应该籍籍无声，它们都有自己的名字，都有被记录、被承认的权利和尊严。这是一种对生命的认知。

那些乡间的人事，让诗人重新打量生命和时间，重新理解意义与价值，更重要的是，在回望故土与往事的时候，诗人更清晰地认识了此在的“我”——在线性的时间延伸中，在血缘不间断的轮回里，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，日子七短八长，人间依然宽广。但诗人并未因此而陷入虚无和绝望，因为，在回望中，他分明也感受到了生命的倔强与坚韧，明白了人间生生不息的理由。

可以这样说，在薄暮笔下，故乡的历史和当下相互抵消又相互呈现，相互凝视又相互印证，因而，那些诗作才会有人生经验与历史经验的高度契合，才会散发出只属于诗人独有的气息。诗人始终相信，即使人生有太多的不堪，那也只是整个生命版图上的一个斑点，它不是全部，更不是唯一。万物各有其时，世界自遵大道，生命的残缺或者遗憾原本就是生命过程的应有之义。

选自《学习强国》

以磅礴气势彰显民族精神

——读董耀会新书《万里长城在哪里》

连成一体，加起来长度有5000多公里，自此，万里长城的威名便传颂至今。

其次，作者依照年代的顺序，对各朝代修建长城的历史，作了总体的概括。从时间上说，中国修建长城的历史长达2000多年，不同时期的长城分布区域不同，构筑方式也不尽相同。秦朝，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修建长城的年代，也是长城建造技术相对比较成熟的时期。在集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、齐六国之大成的基础上，无论是在筑城的型制，还是材料的使用、以及建筑风格的总体把握上，都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定式。而明朝，则是第二次集中修建长城的时期，也是筑城技艺鼎盛的时代。明代修筑的万里长城工程量最大，工程质量也最高。建造者精心筹划，一改过去低矮、实心的做法，创建了既可庇护军士免受风吹雨淋，又可贮藏军火器具的骑墙台，从而修成了城墙高峙、墩台林立、烽火台相望的坚固军事防线。而从建造朝代来说，除西周、春秋、战国、秦汉、明之外，北魏、北齐、隋、唐、五代、辽、宋、西夏等不同政权，均不同程度修筑过长城，或修建了具备长城特征的防御体系。在如此漫长的时间段内，众多的朝代都在修建、筑造长城，尽管建造形式不一、工艺各异、风格也纷繁多变，但总体上而言，还是达到了维护国家安宁、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。

书中最大的亮点，是跳脱长城的空间范畴，从更广阔的历史维度，去阐释长城的文明价值和社会意义。长久以来，由于长城内的大部分地区，处于

辽阔的北方地带和中原腹地，土质疏松，气候湿润，非常适合农业生产，广大劳动人民在此安居乐业，创造出了不朽的华夏文明，也形成了坚不可摧的长城精神。而这一切，无不像磁石般吸引着长城外的游牧民族，中原的饮食、服饰、建筑，甚至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、农业等方面取得的斐然成就，更是让这些四处漂泊的外族仰慕不已。而长城在尽情发挥其军事功能的同时，亦像一条熠熠生辉的文明飘带，把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、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，以及众志成城、团结一心的长城精神，一并输送到长城外、古道边的很多地方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没有长城，就不可能有安定的政治环境，人民也不可能宁静祥和地生活在这里，精深悠远的中华文明，更是很难做到从未中断延续至今。相反，这条闪光的飘带，还把游牧民族的草原文明和森林文明，沿着这条蜿蜒的“巨龙”，一直传送到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，融入到华夏文明的汨汨血脉里，共同滋养着一代代意气风发的中国人。

万里长城万里长，长城内外是家乡。而今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长城的概念，早已发生了深刻的改变，军事功能已日益退化，但它的人文价值越发凸显。在它身上所蕴含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，以及充盈出的磅礴正能量，业已汇成一股强大的动能，感召着无数国人，以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的壮志豪情，攻城拔寨攻坚克难，正向着无限美好的明天奋力前进！

钟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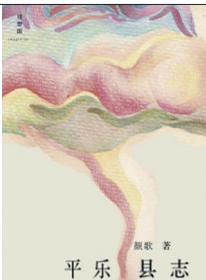
《错位的复仇》



本书是刘勃“拆装《史记》”系列第一本。这是刘勃继“青春中国史”后又一力作，巧妙拆解《史记》的原有文本，通过考证、比勘、推理、猜想，将其拼装成另外一种故事结构，试图在宏大叙事和真实历史之间，寻找属于个体生命的鲜活故事。从战国时代开始，许多人把自己的复仇梦想寄托到伍子胥身上，“伍子胥”慢慢竟有了些复仇之神的意味。本书中，作者将伍子胥复仇的前因背景、过程布局、后果影响细细道来，既精准刻画出春秋末期的纷乱现实，也重塑了一个血肉丰满、充满错位的复仇故事。

作者刘勃，历史作家、编剧。

《平乐县志》



《平乐县志》是作家颜歌最新长篇小说，也是其“平乐镇系列”终曲。全书共14章，以平乐镇东街为故事发生地。以即将退休的县志办副主任傅祺红和其儿媳陈地菊为双主人公，串起一对青年男女的成长离合与小镇官场的世相起落。当这两条线交汇，丝丝缕缕剖开局中之局。整部小说像平乐镇的一份文学档案，全景式地记录下2010年左右平乐镇东街的全貌与人心浮动，折射出小镇的城市化、互联网经济发展等诸多时代变迁的印迹。

作者颜歌，小说家，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我们家》《五月女王》和短篇小说集《平乐镇伤心故事集》等。

《多谢不阅》



图书市场越发繁荣，装帧越发精致，书店越发引人驻足，作家也从未像现在这样红遍全球，但真正的文学近乎绝迹。杜布拉夫卡假借一个被英美文学市场冷落的东欧人之口，一一吐槽当今文学世界的诸多乱象：隔三差五就会横空出世的文学新星；被反反复复“重新定义”的文学；各显神通的身份政治书写；本末倒置的版权运营模式……文学失去了它的准入机制与评判标准，任何明星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宣传他们的新书，任何一种负面评价都能被狡黠的市场拿来营利，文学不再纯粹。

作者杜布拉夫卡·乌格雷西奇，克罗地亚裔荷兰籍作家，著有《渡过意识之流》《谎言文化》《无条件投降博物馆》《疼痛部》等作品。